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 真实民国

(美) 哈雷特·阿班 / 著 杨植峰 / 译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 真实民国

(美) 哈雷特·阿班 / 著 杨植峰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 (美) 阿班著；杨植峰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46-1026-0

I. ①— … II. ①阿… ②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史料 - 民国 IV. ①K26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31168号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

出版人：田 辉

著 者：(美) 哈雷特·阿班

译 者：杨植峰

责任编辑：齐丽华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监 印：焦 洋

开 本：16开 (700×1000)

印 张：22.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1026-0

定 价：32.00元

目录

译者序

卷一 中国苏醒了

1. 只身来到动荡的中国	012
2. 帝国主义的前哨	019
3. 孙中山晚年的秘密	025
4. 从上海至北京	041
5. 《英文导报》的丑闻	048
6. 投入《纽约时报》怀抱	058
7. 京津备战插曲	068
8. 济南惨案独家报道	074
9. 混乱的国民政府	085
10. 遭国民政府驱逐	095
11. 宋子文出面和解	110
12. 营救胡适	126



卷二 日本发动战争

- | | |
|-----------------------|-----|
| 1. 九·一八事变前的徒劳警示 | 136 |
| 2. 征服满洲只是第一步 | 148 |
| 3. 日本人的高薪诱惑 | 159 |
| 4. 现场采访一·二八事变 | 169 |
| 5. 日本蚕食华北 | 176 |
| 6. 被公开叫卖的秘密协议 | 189 |
| 7. 1936年夏天的中国时局 | 193 |
| 8. 独家新闻：西安事变 | 201 |
| 9. 与莫斯科的双重关系 | 209 |
| 10. 蒋介石听从意见了 | 214 |
| 11. 南京路的死亡与恐怖 | 226 |
| 12. 日本恶魔第一人 | 235 |
| 13. 日本在上海的暴行 | 249 |
| 14. 引狼入室 | 255 |



卷三 世界进入战争

1. 日方要员登门警告 262
2. 和平的一线希望 272
3. 日本高官的试探性接触 281
4. 住所突遭日本兵搜查 285
5. 全球率先报道日德谈判 293
6. 横遭日本便衣毒手 297
7. 日本宪兵队偷袭的内幕 308
8. 美国的幻灭与沮丧 314
9. 中国人的中国 322
10. 战后并非太平盛世 332

结语 一个驻外记者的感触

译名对照表

译者序

关于本书作者哈雷特·阿班，日本的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年）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所有美国新闻记者中，我认为最为杰出的要推《纽约时报》的哈雷特·阿班。由于阿班常年驻中国所积累的经验，以及他颇为老成的待人接物，加上又有时报的声誉，所以他的交友相当广阔。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是极为亲密的友人。他不用像我这样，身为日本通讯社记者，每天都必须为早晚两次的报道发稿而疲于奔命。他只需拣一些重大的信息加以传送即可。所以说他是处在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上。我虽然身在上海，始终关心美国的对日政策及对华动态，所以常与阿班交换意见与情报。

他是独身，在外白渡桥附近新建的布罗托多威公寓^①包下了最高一

^① 百老汇公寓之日语音译，今上海大厦。（部分注释在正文括号中以楷体标注。）

层，找了几个年轻助手，在那里悠闲自得地工作着。有时，我约他一起去江湾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一次，一局未完，他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对我说：“真对不住，我忘了还有约会，今天就失敬了。”我半开玩笑似的问他：“还能有什么事比打球更重要？”“实际上我忘了今天宋美龄要请我喝茶。请务必多多包涵。”他连打招呼。听他如此说，我想可不能影响朋友的工作，便只能让他这么离去了。这儿也多少可以看出，宋氏一家极为重视与美国的关系。

上世纪 30 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 1991 年）中便有记载。

阿班 1884 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卒于 1955 年，一生未婚，无子嗣。阿班向不喜循规蹈矩的生活，1905 年，在斯坦福大学刚念到三年级，便辍学到社会混，谋了一份实习记者职位。来华前，他在美国报界已足足浸淫了二十一年，最高职位做到总编。这期间，阿班不曾考虑娶妻生子，只管频频跳槽，还曾隐入山林写作，总之，任何一成不变的日子，都让他深恶痛绝。这么折腾到四十岁出头，竟又突发奇想，要到远东一闯天下，就这么来了中国。

阿班在华十五年，后十四年供职于《纽约时报》。他从驻华北记者做起，迅速升任驻中国首席记者，管辖中国各地诸多记者站。他在华期间，适逢中华民国历经多重巨变。北洋系统由盛及衰，国民党一脉则随北伐兴起，并统一全国；欧美势力在革命打压下委顿，日本势力则日益坐大。粗略数来，他的报道覆盖了广州革命风云、北伐大业、东北易帜、蒋冯阎大战、中东路战争、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一直到上海孤岛

时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说，中国历史这十余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皱褶，无不通过他的键盘，传递到《纽约时报》，传递给美国大众、全球大众，并影响各国的政界决策及外交方略。

20世纪20年代起，涌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如过江之鲫，但就当时的社会地位而言，无人可望阿班项背。阿班生性争强好胜，在第一线拼抢突发事件，人所不及，但他的真正优势，还在于广泛的上层关系。中国政府高层及日、美、英、苏等国在华最高层里，尽是他的私交。国民政府初期想逐他出境，弄到后来，四大家族竟都奉他为上宾。日本方面更重视，文武各派各系的最高头目，恨不得把他门槛踏破。苏联也有趣，一边掀起批判阿班浪潮，一边派大使与他密谈，托付他转达高层意思。至于美英方面，自不待言了。阿班之重要，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区区记者的层面。对美国政府而言，他是个不支薪的高级情报员，免费提供绝密情报，分量超过任何正式间谍。对其余各国政府而言，他是个编外的美国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国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间、中美之间、苏美之间，都要由他来频频传话。至于各国的内斗，也要向他暗泄天机，好登上《纽约时报》，搞乱对方。比如，日本正式加入轴心国前，即因最高层两派对峙，有人将消息暗中相告，使他平白得了一个全球超级独家新闻。这一切当然有赖《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及其取之不尽的资源。

驻上海的外国记者中，以阿班的阵仗最大，居则百老汇大厦顶层，行则车夫驾新款轿车伺候，玩则江湾高尔夫球场，饮则英国总会、花旗总会。手下记者、助理众多，仆役成群，保镖随行。豪宴酒会里，他时而主人，时而座上宾。亚洲各地，只要认为必要，便可随时豪华出行。《纽约时报》的金库为他安了龙头，需要时，只管拧开便是。看他在北京、上海的日子，与其说他是记者，不如说是王公，寒酸的同行们，谁能与他争锋。

《纽约时报》驻中国各地（含香港）的记者站，无论财政、人事及报道业务，均归上海分社的驻华首席记者统管。阿班自1929年起便任驻华首席

记者一职，前后凡十二年。《纽约时报》总编及发行人的职位迭有更替，他的位置却稳如泰山，皆因业务精湛全面，难以随意取代。1940年，阿班终于离华，却不是总部将他调回，而是架不住日本人屡下毒手，企图对他实行肉体消灭，以至于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看不过眼，逼其走避。

阿班一生除新闻报道外，著述也丰。第一本书为1930年出版的《苦难中国》，最后一本为1950年出版的《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凡十一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47年出版的《华尔传》，该书早已由雍家源先生翻译，收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译丛》。因流传不广，可能知者寥寥，否则的话，近年写到洋枪队及华尔的作品，应不会如此信口雌黄，令人诧愕。阿班半途辍学，以后也不见受过史学训练，平日里忙于采访，不想治起史来，其谨严深厚，已远远超出一般史学票友水平。华尔死于宁波后，全世界研究他的著作，屈指可数，出自国人之手的，一本没有。好在有阿班的《华尔传》在，这段历史，才有血有肉。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也历经坎坷。全书杀青后，唯一的手稿还未及送交纽约的出版社，便于1940年被日本宪兵入室抢走，十个月的努力毁于一旦。日人的恶行，使该书的出版推迟了七年，也使阿班多受了一遍写作之苦。这段经过，于本书中有详细描写，这里略费笔墨，交代背景。

本书原名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 1926–1941*），有些版本亦作《中国十五年》（*15 Years in China*）。书出版于1944年，即他去华后四年。全书分三卷，三十六章，外加后记一篇，译成中文约二十万字。外国记者关于中国此段历史的著述不少，但松本重治讲历史，白修德讲政治外交，斯诺、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著有《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讲见闻，都与阿班的书不同。阿班此书采回忆录的形式，有见闻，却不是见闻录；有大量历史片段，却非历史著作；有切身经历，却不是自传；有逸事珍闻，却不是掌故集。此书讲的是美国式的新闻采访实践，而施展的场所，却是变革方兴的古老中国。自由主义的新闻观念及美式的采访操作，

处处与中国现实起碰撞冲突。西方记者的常规技能，不足以应付中国的情况，他必须去应对，去适应。有时使狠，有时使巧，有时妥协，却要死守真实与公正的底线。他以记者的亲身体验，写出这采访历史中的一幕幕。读下来，在看到历史风云的同时，也见识了历史是怎样被投射到传媒。笔者见识有限，涉猎的书中，如阿班此书的还有待发现。

这十五年里，阿班直接接触的中、美、日名人政要，比比皆是。他打过交道的著名中国人，有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唐腴胪、梅兰芳、孔祥熙、陈友仁、张作霖、张学良、张宗昌、王正廷、吴铁城、胡适、顾维钧、伍朝枢、李宗仁。西洋人士中，著名的有鲍罗廷、端纳、司徒雷登、林白（首次环球飞行家）、马慕瑞（美国公使）、雅内尔（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美国亚洲舰队继任司令）等。另有大批美英人士，包括驻华的美英军旅高层、外交官、新闻从业者、租界官员、间谍等，也在阿班笔下一一上场。他们虽不为国人熟悉，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阿班与日方各种人物的交道，更是精彩纷呈。他笔下涉及的日本人，包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驻华公使重光葵、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驻华舰队总司令盐泽，日本的无任所公使加藤、南遣舰队司令官岩村清一、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手下桥本欣五郎大佐等。他对南京大屠杀首要责任人松井石根落墨尤多，许多细节国内出版物中罕见。一般认为，松井及手下八十军官被日本召回，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后对日负面报道过盛，而读了本书后即知道，其主要原因，还是与美舰“帕奈号”在长江被日机击沉有关。而拖松井石根下马的报道，正是出于阿班之手，发表于《纽约时报》并造成轰动。对于一干下等的日本角色，阿班也作了描绘，其中有狡诈，有忠厚，有愚钝，有精明，有凶悍，有温良……不再千人一面、夸张失真。

阿班加盟《纽约时报》前，曾短暂主持北京的《英文导报》。该报的出版人是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总编是美国人克拉克。《英文导报》是 20

年代北京仅有的两份英文报之一，阵地虽小，却各方争夺。明里由教资会资助，暗中又收受顾维钧、冯玉祥和苏联人的津贴。该报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地位虽有限，却为在华的国际媒体输送了两位关键人物：一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一为风头极健的路透社驻华记者赵敏恒。本书未提及的是，阿班离开该报后，克拉克又去纽约寻来赵敏恒接任。由于报纸规模局促，兼之克拉克人品有缺，阿班及赵敏恒均未久留。本书对《英文导报》之运作及克拉克的为人皆有生动描写，可资研究北京早期英文报业者参考。

阿班一边讲述新闻的采写，一边带出历史细节。许多资料是罕见的，因而珍贵。关于孙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他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采得了第一手资料，是全球报道此事的第一人；济南惨案发生时，阿班是置身现场的唯一非日籍记者，对事件的陈述，具极高史料价值；九·一八事变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东北，最早作了预报。

关于中美两国关税条约的签署，阿班也为读者补充了细节，正是由于国民政府行政无序，美国政府虽主动提议将关税自主权归还中国，却被有关部门误置十八个月，不为高层所知。直至宋子文与美国公使马慕瑞碰头时，才知此事存在，于是加紧签署。故而《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是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签署的。而与其余列强间的新关税条约，均由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

对于鲍罗庭的外表，阿班作了极生动的描述。在中国革命史中，这位苏俄顾问的作用举足轻重，提到他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面目模糊，唯有阿班作了目击者的描写。他还写了顾维钧的暴跳和无奈，张宗昌的奢靡与残暴，宋子文的坚韧与精干，张学良的沉湎和昏庸。在中国官员中，他对宋子文着墨最多，评价最高，认为他无论政见人品，都可跻身世界伟人之列。

他动员《纽约时报》援救胡适出狱一事，国内历史著作中，也罕有提

及。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校长时，因在《新月》连发三篇重要文章，触怒国民政府，终于被逮捕。因有消息传出他将遭枪决，阿班气急攻心，动员时报总部发表长篇社论，谴责国民政府暴行。他将社论迅速翻译成中、日文，耗费大量金钱，将社论以电报发送到远东所有中、日、英报刊转载，形成铺天盖地的谴责之势，终于迫使国民政府收回屠刀，将胡适释放。

西安事变的报道，是阿班打的又一个漂亮仗。事变发生当日，阿班便凭他与蒋、宋、孔、陈的交情，为《纽约时报》抢到了全球的独家新闻。新闻史常说，最先报道西安事变的，是路透社的赵敏恒。但赵敏恒是靠嗅觉推断，最多是猜测，阿班则报道了宋子文及端纳的亲口引述，铁证如山。此事的发现，极具戏剧性，也得益于他在人脉上的无敌。那晚，他因缺新闻而苦恼，便随意打电话给宋子文，不期宋子文已外出，用人说是去孔祥熙家。他又给蒋介石顾问端纳去电话，没想到端纳也不在酒店，秘书同样说是在孔祥熙家。他马上赶往宋美龄公馆拜访，用人说，蒋夫人刚离开，去了孔祥熙家。他至此已嗅到有重大事情发生，马上一遍又一遍拨打孔祥熙家电话。拨了无数次后，终于有用人接听电话，让他找到了端纳和宋子文。宋子文亲口将蒋介石被扣的事告诉他。一个惊天大新闻，一个无与伦比的独家消息，就这么迅速诞生了。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有专门一节“协助《纽约时报》”描述此事，他写道：“这是第一个外国新闻社上海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

关于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我们从书中得知，手稿的写作始于1937年初。宋氏着手写作此文时，便有意售予出价最高者，将所得设一基金，用于西安事变被害卫队成员遗孤的教育。而出价最高者，正是阿班。他代表北美报业联盟，以一万两千美元从宋美龄手中购得此书的版权，在北美发表。宋美龄的原稿为英文，我们今日读到的中文版本，即是阿班所购英文版的译文。

西安事变后，阿班在杭州拜访了蒋氏夫妇，并以带引号的直接引语形

式，录得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经过所作的亲口回忆，而现场翻译为宋美龄。此段回忆，与实际经过，应是最为贴近的。

有些历史事件，在中国长期受忽略，阿班的书便起到钩沉的作用。比如，世界环球飞行之父林白到访中国一事，历史性有之，戏剧性有之，我们却大多不甚了了，本书里便有详细记载。

阿班是为新闻而活的，他不找新闻，新闻也会找他。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误炸南京路时，阿班正带着他的助手比林汉在永安公司采购。他坐在车里，被爆炸震昏，受了轻伤，比林汉在永安公司大楼里，则身受重伤，几乎不治。阿班用了整整一章描述当时情形，从市民仰头看飞机，一直到爆炸后的抢救与善后，如电影镜头，细致真切，其第一手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加盟《纽约时报》之初，他还因无情报道，严重得罪过上台不久的国民政府，以致国民政府宣传部和外交部竭一国之力，花一年时间，不惜与《纽约时报》及美国为敌，欲将他驱逐出境，却终因国弱而难逞。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也是难得一见的大事。他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此案而结怨，又因案结而怨解，终于成了好友。

南京沦陷前几日，日本海军航空兵在长江炸沉美国军舰“帕奈号”。此事曾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举国激愤。由于“帕奈号”上载有一批摄影、摄像记者，事件经过被全程以影像记录，后经米高梅公司制作成记录片，在全美放映。为避免全美反日情绪失控，迫使美政府过早介入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下令剪去影片关键部分，使日军蓄意攻击之事实，不至彰显。即便如此，影片的放映，已使美国民众之对日观感彻底扭转；全美支持中国抗日之民意基础遂告初成。日美开战，始于珍珠港袭击。至于序幕，不乏史家认为“帕奈号”被炸沉时，即已拉开。日本对此事，一向坚称为误炸。而阿班进身幕内，贴近日军高层每一人，以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揭穿日方谎言。“帕奈号”事件发生于中国长江，沉没于南京大屠杀前几日，

对中、日、美三角关系之演变，具重要催化作用。美国有关此事的著述，岁有新献。而中国史学研究，对此竟然全体沉默，至今留白。有趣的是，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对南京大屠杀草草带过，对此事干脆避过不谈，或许因事件涉及日军最阴暗疮疤，实难处理妥帖。而阿班的书，为中国读者展现了事件的方方面面。一则为新鲜，一则为深入全面，读来收获岂止泛泛。当然，关于美国内风起云涌的抗议浪潮，并不在此书范围内。

这一类的故事和细节，在本书中通篇皆是。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而且向不为我等熟知，也不为我等常见，因而填补了空白，提供了参照，使历史更形丰满完整。

中国历史各方面的研究，无论视野还是史料，都应放在世界大范围中。仅举松井石根与八十部下被召回国一例，若只从中日关系看，而略去美日关系的角度，便不会顾及“帕奈号”事件，亦不会考虑《纽约时报》报道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欠完整，甚或有实质错误。笔者翻译此书，亦是希望拓展自己的历史视野，兼而惠及同好。

对于今天的新闻从业者，阿班的书更有意义。它像采访学里的《孙子兵法》，教我们于复杂万变中，如何施展手段，如何施放烟幕，去准确挖掘新闻，抢先发表新闻。它还教我们如何在职业操守上严于律己。阿班的个人情感观点固然爱憎分明，新闻报道本身却力求超然于党派政争及国家、民族爱恨之上，一贯死保新闻来源的身份秘密，不管其为何党何派、何国何种；社交方面，则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与中外各界打成一片，因而能大量挖掘独家新闻。即使被日本宪兵压跪在地，双臂强扭至背后，腰部、腹部遭猛力狂踢，即便日人在珍珠港屠杀了他的数千同胞，他的笔端触及日本人时，却能避免作情绪性宣泄，该褒处褒，该贬处贬，均秉公直论，就事论事，因人而异，分别对待。在新闻业者里，这种大家风范，让人油然起敬。

原书的各章标题，有部分语焉不详，故加以重拟，以图一目了然。译者于史学是外行，个别次要人物名字，一时竟无从考证，只好暂以译音标注，希望专家不吝指教。至于译笔的粗陋，也是难以掩饰的。

杨植峰

卷
一

中国苏醒了